

一位美国女画师眼中的西太后。

美国女画师的 清宫回忆

〔美〕凯瑟琳·卡尔 著
陈述 陶林 译

親歷
中國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非外埠

美国女画师的 清宫回忆

[美]凯瑟琳·卡尔 著
陈述陶林 译

親歷
中國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女画师的清宫回忆 / (美) 卡尔 (Carl, K.) 著;
陈述, 陶林译.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8.1
(“亲历中国”系列)
ISBN 978-7-5399-6889-6

I. ①美… II. ①卡… ②陈… ③陶… III. ①宫廷—
史料—中国—清后期 IV. ①K25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1611 号

书 名	美国女画师的清宫回忆
著 者	(美) 卡尔
译 者	陈 述 陶 林
责任编辑	郝 鹏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江苏扬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889-6
定 价	39.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言

一九〇三年的清宫画像

陶 林

这是一本很有趣的书，记载了一段很有趣的清宫往事。

这本书的故事要从一百年前，也就是 1903 年说起。这一年是农历癸卯年（兔年）。同时，也是中华帝国大清朝第十一位皇帝——清德宗光绪二十九年。这一年，无论对大清朝，还是对世界来说都是一个还算太平的年头。

这一年的年头，大清朝的河南省安阳府出土了一批“龙骨”，经在京官员王懿荣研究，乃是商代的甲骨文；清政府成立了北洋大学，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工科大学；英国在有步骤有计划地入侵中国西藏，而俄国则在一步步地蚕食中国东北；4 月，全国上下声讨俄国对东北的侵略，唯满清政府岿然不动；5 月，上海滩爆发了赫赫有名的“《苏报》案”，革命党人章太炎、《革命军》的作者邹容，相继在上海的《苏报》上发表了赞同革命的文字，引发了满清政府不快，遂封杀报馆，逮捕了章太炎和邹容，引得全国哗然；6 月，维新党人梁启超在华盛顿拜会了美国总统老罗斯福，请教革新之道；8 月，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秘密的军事学校，训练未来革命的军事人员；9 月，满清政府成立了商部，力图振兴全国工商业；11 月，《大清奖励公司章程》二十条颁布，鼓励全国兴办工商业；12 月，知识分子林白水在上海创设了《中国白话报》，力争用白话文做新闻和出版，可

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先驱……



慈禧太后画像

这一年，韶山冲里一个叫毛泽东的湘伢子才十岁，上着学、放着牛，绕在池塘前跟自己的父亲作斗争；这一年，宁波慈溪口一个叫蒋介石的少年刚刚十六岁，可是他已经成婚两年。他是奉母亲之命，娶了一个比自己年长五岁的小脚女人，并为之苦闷不已，终日寻思着要走出家庭，寻找自己的天地……

总之，在这一年里，大清朝这艘大船航行得还算平稳，新与旧犬牙交错，列强们侵略的步伐还算小心谨慎，英雄豪杰们各忙各的事业，局势

还没糟到一决雌雄之日。

放眼世界，也是如此。这一年，日后死亡上千万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还丝毫不见踪迹；无论欧洲还是美洲，日子宁静得如风和日丽一般；美洲与亚洲之间的太平洋电缆投入使用，通向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连接成功，标志着第一座亚欧大陆桥架成，未来全球一体化初见端倪；日本和俄国相互承认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即将爆发的日俄战争也未露出端倪；在美国，大名鼎鼎的美国实业家亨利·福特成立了自己的汽车公司；几乎与此同时，在法国，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居里夫人发现了具有放射性的镭元素；而在瑞士的伯尔尼，一个名叫爱因斯坦的默默无闻的专利局小职员，在抚养自己的小婴孩之余，推演着没人能看得懂的方程式，两年后，它们将以“相对论”之名震惊全世界；1903年12月17日这一天，美国的莱特兄弟驾驶着人类第一架真正意义上的机械飞机飞向了蓝天，完成了人类的首次飞行之梦……

这一年，一个叫希特勒的十四岁奥地利少年刚刚丧父，然而，他却

庆幸自己不再做脾气暴躁的父亲的“出气筒”。这位少年的全部梦想，在于成为一个绘画艺术家，而他身为海关职员父亲，则希望他能考上一个名牌大学，然后像他一样考取国家公务员，捧上金饭碗。父亲之死，重燃了希特勒的艺术之梦。三年后，他将义无反顾地去大城市维也纳追逐自己的梦想。在那里，他将为梦想付出流浪街头的代价。然而，老天给他的回报是异常丰厚的，因为多年以后，他将获得德语世界里最高级别的国家公务员职务。与他的职级相比，他那自负的父亲老希特勒简直不值一提。

然而，1903年梦想成为一个画家的希特勒并不知道，这一年的8月，在遥远而古老的东方满清宫廷，宫门洞开，迎来了一位可能令当时的他崇拜不已的同行，一个来自美国的女画家——卡尔·凯瑟琳。这位美国女画家，在满清的紫禁城里，获得了一份为世界美术界所称羡的好工作——为中国实质上最高的统治者慈禧太后去画像。

对于接受现代美术教育、在现代美国成长起来的凯瑟琳小姐而言，她的这一旅程有如走进了“天方夜谭”的古老传说当中。或者，用时下一个时髦的话语来说，她“穿越”了。

不错，对于美国女画家凯瑟琳来说，她确实是穿越了。本来，她能打交道的各色人等，无论是政府官员、教师、艺术家还是学生，都与我们今天所接触的公民没什么两样。然而，只是因为美国公使康格尔夫人的介绍，她这一年的工作、生活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她是实实在在“穿越”到满清宫廷里去当画师了。

除了认识太后，她还要认识皇帝、皇后、妃子、贝勒、格格、王爷们，还有一些叫做太监、宫女、嬷嬷的奇特人等。这些形形色色身份复杂的人，对于一个女画家而言，实在是太过于复杂了。

然而，幸好这位画师是一位外国女士。她既不会跟格格、妃子们勾心斗角，也不会跟王爷、阿哥们打情骂俏。她一心想着及早完成自己的画作，像达·芬奇或者伦勃朗那样，服务好客户，并希冀能画出一幅绝世之作。

在她短暂的清宫画师生涯里，她可以体会到守寡多年的太后总是很慈祥，且很会享受宫廷代价高昂奢侈无度的生活，慷国家之慨毫不吝啬。她喜欢热闹，把乐享天下看成她的最自然之事，至于宫墙之外，天下的满目疮痍并不在她的考虑之列。

时值 1903 年，距离慈禧从八国联军的入侵中逃脱出来仅仅三年，距离 1901 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签订只有两年，距离她在 1908 年病终也只有五年的光阴。那时候，台湾、澎湖已经割让给了日本，中国周边割让给沙俄的土地无可计数，包括香港、澳门在内，无数个租界正交由列强管理，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在中国有驻军；日本和俄国在中国东北争夺得更加厉害，战争一触即发……

总而言之，稍稍明眼的人都知道，这貌似太平无事的 1903 年，其实是一个“风暴眼”。作为最高统治者，慈禧是没有任何理由去“享福”的。然而，于慈禧而言，她只顾在世乐趣无边，哪管死后洪水滔天。她只是一个女人，且是一个有聪明无见地的小女人。在历史中扮演着一个类似“贾母”、“王夫人”与“王熙凤”混合一体的角色，不仅严重错位，而且绝对是力不胜任。然而，倒霉的中华民族，偏偏在历史转型的当口上，摊上了这么一位执掌权枢的主儿，不能不说是冥冥中历史运数的局限。

而心念单纯的美国女画师，置身 1903 年的清宫之中，是不会说出那么多的。她能体会到的，只是慈禧的热情与好客，宫廷生活貌似宁静与平和。她笔下记录的 1903 年纪事，与她的画作一样，是对那时那景的忠实描绘，平实地读过去，让人饶有兴致，但如果读者带着我所讲述的整个 1903 年的历史大背景去读，我相信，大家跟随凯瑟琳的清宫穿越之旅，一定会有别样丰富的感触。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是在 1903 年，现代艺术画派的代表人物，与梵高及塞尚齐名的法国艺术大师高更先生，在巴黎突发心脏病不幸去世。就造诣而言，高更显然要比墨守成规的画师卡尔·凯瑟琳高出许多。他抛下银行高管的白领职位，“穿越”到澳洲的塔希提岛上，混迹于原始部落当中，苦苦追寻“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人生终极问题。

我非常好奇地联想,如果换成高更到清宫之中,不知他会追问什么样的问题,画出怎样的画卷来。

最后,提请读者注意一点,本书的译者陈述先生长期从事历史教育工作,有着深厚的历史功底。他久经古典阅读熏陶,练就了一副非常典雅的文笔。这一点,在本书中得以充分体现。原作者凯瑟琳是一位职业画家,但并不是一位专业作家,她的英文文笔相当浅显。可陈述匠心独运,把原作翻译成了颇为典雅的文字。在修改译稿的过程中,我斟酌再三,最终只作出了极为有限的修改。一位美国女士呈现出非常典雅的汉语文字,很令人惊奇,也让人回味良多。本书是否因此读来妙趣横生,且交由尊敬的读者去判断吧。

原前言

我眼中的慈禧太后

卡尔·凯瑟琳

在世人眼中，慈禧太后是一个性情暴戾、阴险恶毒、睚眦必报、狐狸其貌而虎狼其心的泼妇。这种观点在最初也影响着我，然而当我见到她后，这些印象立刻被颠覆了。她待我殷勤周到，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使我体会到宾至如归的感觉。她专门为我安排一座宫殿，以使我可以安心自在地生活工作，至于画画所需，更是事无巨细地安排到位。是以我在清宫的这段日子，可以安心地从事绘画，一共成就了四幅作品，其中一幅便是在圣路易斯博览会上参展的。

我在东方宫廷中的这段生活，可以说是非常独特的经历，非但外国人没有，即便是中国人也很少经历。但我离开宫廷不到数月，本不打算将所见所闻公之于众。因为，慈禧太后待我如此周到，其他人也



美国女画家卡尔

待我如同家人，亲切备至。我觉得我有义务报答他们的善意，而不是将这些宫闱秘闻公之于众。这既是对他人的回报，也是对中国风俗礼制的尊重。

但是，当我回到美国后，报纸上经常出现许多关于我的报道。这些报道真是无中生有，信口雌黄。有的说慈禧太后本来是又老又丑，曾对我进行威胁，逼迫我将其画得年轻漂亮，而且落笔之后，不许我有任何修改。至于伦敦的《泰晤士报》更是耸人听闻，在他们笔下，慈禧太后是一个有着虎狼之心、残暴成性的老女人，卡尔小姐数月来伴驾随行，颇有感触。

当我看到这些文章时，真是愕然不已。天地良心，我从未有过如此荒谬绝伦的想法，更遑论将其公之于众。有道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诸家报纸转载抄袭，添油加醋，谓之绝非空穴来风，查有实证。有道是“三人成虎”，民众也跟着人云亦云，说得越来越玄乎，大有蔓延之势。

本来，面对这些谣言，我大可置之一笑，不予理睬。然而，事关他人清誉，容不得我再缄默下去。是以我要挺身而出，与谣言斗争到底，还公众一个真相。其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将我在宫中的所见所闻，写作成文，公之于世。

毫无疑问，一旦本书问世，必然会引起我的中国朋友的关注，也许会冒犯她们，她们可能根本不想理会书中的内容，仅仅因为我将她们的宫闱之事公布出来，而埋怨于我。倘使慈禧太后以及宫中的贵妇们听说此事，想来会盛怒不已，怨我“恩将仇报”。在古老的中国，人们极为看重礼法制度，不得对皇亲贵胄妄加议论，违者则以“大不敬”论罪，轻者受刑，重者则有诛族之罪。是以历代中国帝王的生活起居，常人都不敢妄议，更是被律例所禁止的。

因此，本人的拙作，即使对慈禧太后滥加饰美之词，也无法弥补我的“大不敬”之罪；而读者则会误解我的本意，以为我是在向慈禧太后献媚。值此两难之地，我真是不知所措。然而，本人心意已决，决意将此书付梓出版，不求流芳百世，但求无愧于心。只想把一个真实的慈禧太

后，一个真实的大清内廷，展示在世人面前。是非功过，任由他人评说。

对于义和团运动，大内之间经常有人作为谈资而提及。说起当年的情形，大家也毫无避讳。我耳闻目睹，也颇知道一些掌故，觉得若是能奉献出来，也能为史学家提供一些资料。

一位哲人曾说过，“倘若你想了解一个人，莫过于先去了解他所生活的环境。”正因如此，我想，数月以来，我身处大内之中，所见所闻，对了解慈禧太后应该很有帮助。

我想，拙作对于了解清宫内廷，应该有点帮助。因为我是唯一一个走近慈禧太后生活的西方人，我曾处在她的角度，去观察周边的事物，我也亲身体验到了许多风俗礼节。当然，在当今的世界上，天资聪颖的汉学家比比皆是，本人在中国待的时间毕竟有限，再加上天资愚钝，泽笔芜陋，实在是贻笑大方。

由于我在中国仅仅待了九个月，无暇对这个古老的国度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为了使拙作能够有些深度，我曾翻阅过许多有关中国的书籍，希望对我的写作能有些帮助。很多事物，千百年来已经沿袭为传统，在中国人看来是合乎情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从未考虑过这些传统的根源所在。我更不可能寻根追源，进行学术般的考究。以我的粗浅，只能将我的所见所闻记载下来。尽管这可能会引起清廷的不满与反对，但我依然希望能借助拙作来向世人展示一个真实的慈禧太后。以下便是一个谨慎的画家质朴无华的描述，如果有描述不够全面的地方，还希望广大读者能够谅解，报以宽容的微笑。

目 录

序	言	一九〇三年的清宫画像	001		
原	前	言	我眼中的慈禧太后	001	
第	一	章	初入宫廷	001	
第	二	章	泛舟昆明湖	010	
第	三	章	醇亲王府	016	
第	四	章	太后的寝宫	020	
第	五	章	皇后和宫中的贵妇	026	
第	六	章	慈禧太后的爱犬	031	
第	七	章	光绪帝的万寿大典	036	
第	八	章	我眼中的光绪皇帝	041	
第	九	章	光绪皇帝的万寿大典	047	
第	十	章	畅游三海	055	
第	十	一	章	极具个性的慈禧太后	064
第	十	二	章	重返颐和园	073
第	十	三	章	丁祭大典	077
第	十	四	章	宫中的太监们	081
第	十	五	章	慈禧太后的才情	088

第十六章	太后临朝	098
第十七章	颐和园	103
第十八章	中秋之夜	109
第十九章	颐和园中的游园会	116
第二十章	颐和园中的闲适生活	122
第二十一章	欧洲来的马戏团	127
第二十二章	与众不同的习惯	133
第二十三章	太后的烦恼	140
第二十四章	冬天到来	144
第二十五章	北京杂忆	151
第二十六章	满族风俗之我见	157
第二十七章	中国人的送礼之风	164
第二十八章	紫禁城的冬天	167
第二十九章	中国的宗教	172
第三十章	太后往事	178
第三十一章	慈禧太后面面观	190
第三十二章	中国的新年	195
第三十三章	清宫趣闻	202
第三十四章	送展圣路易斯	207
第三十五章	别了,颐和园	211
译后记	慈禧这“老祖宗”	215

第一章 初入宫廷

1903年8月5日,是太后首次召见我们的日子。那天一大早,我们便恭候在美国大使馆,以便及时出发,因为从北京城到颐和园路途遥远,坐车需要花上三个小时。和西方一样,严守时间也是东方的重要礼仪。因为画像的时间被定在十一点,这个时辰,是钦天监根据历法进行斟酌,并经过慎重的考虑、磋商,最终定下来的良辰吉日,丝毫不得耽搁,所以我在十点半便要赶到。



俯瞰北京城

早晨七点钟,在使馆卫队的护卫下,我带着绘画用具,与康格尔夫人以及翻译,乘着一辆豪华马车离开大使馆。出了北京城,一路上但见良田肥沃,景色宜人。由于昨晚一直在下雨,空气清新,湿润的青石路面像一条蜿蜒的小河闪着光芒,向远方延展。种着玉米和小麦的农田郁郁葱葱,为阴郁的清晨增添一分生气,时而看到一棵松柏,从一座古刹中伸展出来。远远地可以看到,颐和园坐落在一座山峦之下,与淡蓝色的天空相互映衬,至为恬淡。

离开北京城后不久,便有外务部的卫队迎上前来,随后护行。马车又颠簸了一个半小时,匆匆驶过一处村庄,农人们早已在田间开始劳碌,又经过一座宏伟的喇嘛庙遗址和几座皇族贵胄的私家园林。

渐渐地,颐和园近了,只见殿阁巍峨,气象万千,红墙绿瓦,相映生辉,树木成林,百鸟啾鸣,清雅至极,仿若人间仙境,令人为之神往。

到了近前,我不禁皱起眉头,只见宫墙外坐着许多乞丐,或盲或跛,残状不一,见了我们,纷纷拥上前来,伸手讨要,却早被护卫尽数驱赶。如此景象,在东方专制国度屡见不鲜,也非颐和园前所独有。

每当太后、圣上移驾颐和园,外务部为方便起见,在颐和园大门左侧设立一个临时办公场所,已然沿袭成俗。当我们走下马车时,立刻便有一众官员,带着翻译上前恭迎。



我们在接待室稍待片刻后,一名太监便出来与我们会面,他引领我们坐进覆着红缎的豪华轿子,早有六名轿夫恭候在这里。他们抬着我们由左门进入(正门仅供太后、皇帝使用,以显示其威严),我们便进入了慈禧太后最为钟爱的颐和园里。

沿途景物,殊为罕见,一路上我目不暇接,尚未适应过来,便来到了一座宫殿之前,殿前许多奇花异草,争芳夺艳,美不胜收。落轿后,我们便由众多太监引领着,走进一座大殿,其间虽然人数众多,却是个个噤口不言,只觉鸦雀无声,尽显庄严肃穆。

正入眼帘的是一座朱漆屏障,上面嵌着一方大玻璃,上书朱红“寿”字。这里空间甚小,东西南北不过十余步,而穿过此殿,就是一座大殿。这便是慈禧太后召见我们的地方了。

早有一群格格和宫女恭迎过来，其中便有前裕庚爵爷^①的夫人与两位女儿——德龄^②与容龄两位公主。她们曾随爵爷出使法国，那时我在法国学画，偶然与之相识，相处甚睦，如今阔别多日，乍一相逢，不禁喜出望外。两位格格的英文水平炉火纯青，自然而然地充当我与中国人之间的翻译。

此时大概是十点一刻，我们便先在这座大殿中恭候太后圣驾。大家正在谈笑风生，忽然间，大殿中悄然无声，我环顾四周，只见一身材娇小，容貌清丽的女子，正满面春风地问候康格尔太太。

德龄对我小声说道：“这就是太后。”我不由吃了一惊，西方传闻，慈禧太后乃是凶残成性，歹毒刻薄的老妖婆子，怎会是眼前这样一个标致美丽的贵妇人呢？

然而，事实便是如此，眼前这位年轻、优雅、和蔼而又高贵的妇人，分明就是慈禧太后。

在她的身后，站着一个清矍少年，端庄俊雅，却未脱稚气，这便是大清朝的天子光绪皇帝。

在与康格尔夫人互致问候之后，慈禧太后向我看过来，我顿时感到她周身透露出庄严与肃穆。她信步走到我身前，伸出右手，并报以亲切的微笑。我立刻被她的雍容华贵征服，忘记了事前被告知的宫廷礼仪，情不自禁地握了握她那纤纤玉手，放在嘴边轻轻一吻。

事后想起来，这真是一种情不自禁的行为，一直到礼毕之后，我都在惊诧于她那难以名说的魅力。

只见太后优雅地转过身去，向那年轻人打着手势，轻声说道“皇上”，同时亲切地看着我。我随即向光绪皇帝行礼问安。他微微一躬，

① 裕庚，汉军正白旗人，字朗西，人称八旗才子。光绪优贡生，初参两广总督英翰幕事。官太仆寺少卿，出使日本、法国大臣。裕庚有二子二女，长子馨龄、次子勋龄、大女儿德龄、二女儿容龄。他们兄妹均随其父母在欧洲生活多年，受过西方教育，精通英、法文。

② 裕德龄（1886—1944年），满清贵族，正白旗人，被封郡主。因曾担任慈禧的御前女官并用英文写作了这段经历而闻名。其著作有《清宫二年记》、《御香缥缈录》、《瀛台泣血记》等。

微笑着向我回礼，却显得有些心事重重。但我感觉到，在那一瞥之下，他的眼神中透出一丝机警，迅速地对我打量一番。

寒暄片刻之后，容龄告诉我，太后传下懿旨，让我开始绘像。此时，慈禧太后则暂退殿后更衣。

我环顾四周，尝试着在这座大厅中寻找适合作画的地方。这里高大宽敞，但四面窗户都糊花纸，导致光线很不理想。唯有玻璃屏风前，光线差强人意，但此处过于逼仄，如果在此处作画，势必要靠近太后，而这很不适合画大型画像。

早晨从外务部那里得知，慈禧太后对西洋画法一无所知，在她心中，最重要的是有一幅成稿。她不会明白我在一张小画布上所打的初稿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不立刻开始，她将不会给我太多的时间。而且我事前被告知，太后仅仅会出座一两次，若不能在这短暂的时间内抓紧完事，便不会再有机会，如此一来，事情便会糟掉。

想到这里，我的心不由沉了下来。我不可能有绘制底稿的工夫，只能简略地绘制几张草图，仅仅用片刻工夫来设定姿势。事已如此，我只得见机行事，先做好准备工作。

不一会，太后更衣回来，只见她一袭满族盛装，乌黑的头发梳成“大



慈禧

拉翅”，这是慈禧太后发明的一种发型。“大拉翅”发髻实际是一个高约一尺有余、内以铁丝为骨架、外包青缎青绒布做成的两把头冠套。摘戴自如，又可美饰头发，用檀香木、金丝和小珠子镶成。头花是“大拉翅”发髻的主要首饰，大多以珠宝镶嵌而成，发髻正中有大朵珠宝头花。头饰上簪插了许多珠翠首饰：翠簪、凤